

## 嘉賓訪問—唐希文女士

唐希文：



大學主修新聞傳播、副修性別研究，並取得中文大學傳播學哲學碩士學位，現為小說及專欄作者、大學講師及政策研究員。自小鍾情文字創作，曾創作無數娛樂自己、虐待朋友的無聊作品。希望透過創作發揮文字的影響力，終生跟文字談戀愛，地老天荒、至死不渝。

1) 你大學讀過新聞系，後來擔任過政治記者、政府工作及大學講師，為甚麼最後會選擇做作家？

其實我在讀書時已開始寫文章。多年來曾擔任過不同工作，但都維持不長。最後辭職轉為全職作家是因為時間上較彈性，可讓我有較多時間花在寫作上。加上在政府部門工作時，每出一本書都要經過一連串的審查。我原來工作的部門是「中央政策組」，對政治話題較敏感，例如若我的小說提到一些與政策研究有關的內容，便可能會被檢查得更仔細。所以後來我都不常寫小說，只偶爾寫一些專欄抒發自己感受，但字眼上仍會特別小心。我不太喜歡這種制肘，便轉為全職寫作，因為這種自由工作模式較適合我。

## 2) 除了寫愛情小說，你有沒有嘗試創作其他題材？

其實今年有所嘗試，只是還未出版。我本身喜歡去旅行，便將在旅行中的所見所聞寫進書中。多想後便決定開一個系列是透過穿越故事去講述不同地方的歷史、文化知識，希望可以將一個校園性的故事與知識結合為小說。至於新的元素就是針對一些年紀較小的群體。現今看書的人越來越少，我想在文字上影響到他們，所以就想從小開始做起。

此外，我也希望以後有機會寫科幻題材的作品。近年我開始養動物，對動物有感情，所以不少故事都與動物有關，例如：主角能與牠們交流、牠們協助警察破案等超現實成分，可能我本身喜歡「實驗場景」，所以會嘗試多用這種方式來鋪墊橋段。年輕時寫書，只要讓人意想不到便會有滿足感。但現時卻想多滲入友情、親情、動物情等元素，以感情來打動人心。

## 3) 現今小說與舊時小說的內容相比，所涉及的社會議題有沒有很大的區別？

我認為出版界是出現了一些變化的。

例如《彩虹雨下的禮物》這本書出版背後有個不為人知的故事。書的背景是有關雨傘運動的，講述男女主角因為一把雨傘而留下重要回憶。書名原叫《彩虹傘下的禮物》，而插畫師亦將封面的雨傘設為黃色。但雨傘運動後，出版社便建議將書名的「傘」字改成「雨」，顏色也變成藍色。我自己覺得是有些政治隱喻的，但由於內容上沒有被改，影響不大，故我亦接受了出版社的建議。書中內容的確有點政治意味，提及政治人物、港人的矛盾等，但只是用作包裝去寫出男女主角的感情成長，沒帶半點價值判斷。若我仍在政府部門工作，相信這本書是沒可能出版的。



#### 4) 你認為現時資訊科技發達，社會的創作力或想像力比起以往是否較高？

我認為兩個情況都有出現。

現時學生接觸的資訊更多，的確知識多了，有些小學生正學習的知識已達中學甚至大學程度，對能力高的學生而言較容易應付。但我留意到的是，不少學生分析力不強，不太懂篩選資訊，要他們自己創作便發覺想像空間較少。我在教導小朋友創作時，他們跟我說在學校作文時，每個修辭手法分數不同，例如明喻較暗喻高分，所以一定要用高分者；又例如使用成語會加分，故每一次都使用「興高采烈」和「樂不可支」，沒理會是否合適。有時候想不到內容便套用範文的格式與風格，對能力高學生而言有一定作用，但一般學生就變得只套用框架、針對評分要求寫作。這情況的確值得討論和反思。對老師而言有一套準則較易批改，但同時亦扼殺了小朋友創作的空間，不懂得自由創作。



#### 5) 你認為當作家要有甚麼性格特質？

做創作的人要「耐得住寂寞」，因為創作過程是相當孤獨的，有時候很多感受有口難言，例如可能我期待別人看到我故事中的意思，但實際上卻未必看得出，只是在自我滿足。我想電影編劇應該也有此感受，若被觀眾錯誤解讀時也要接受這種寂寞的感覺。另外，當作家也要有個人標誌，清楚自己想做甚麼，才不會失去方向。

## 6) 現今社會要當作家是否很困難？

現今市場少了對書籍的追求，花錢買書的人少，大部分喜愛看線上漫畫，沒有看書的習慣。在這麼多媒體競爭下以文字吸引人是困難的，即使有幾本暢銷書，但熱潮易過，讀者會很快把你淡忘。如果你想做作家或以文字維生，不可只是寫書，要有周邊工作，例如教育，與年輕一代接觸，便可知道他們想看甚麼。我相信每個想當作家的人都有份使命感，想以文字感染他人，帶出一些善良價值，因此與教育合併是好的。

另外，新一代作家會選擇自資出版，不經出版社，因成本較低，但需先有一定讀者群才可。部份作家更會於文章中加入植入式廣告，以賺取廣告費維持收支平衡。現實些說，當作家要預計寫作只可以維持生活，「一世都不會發達」。但做自己喜歡的東西，我相信事業路上會順利一些。

### 我的小說中最深刻的句子：

「會流淚才會微笑，有哀愁才懂快樂。」《星夜的秘書》

「人的一生總要瘋狂一次，也許是為了一個人、一段記憶、一個承諾，或是一個信念。」《流浪的鯨魚公主》

